


工厂龙门阵

2012年5月 第3期



《工厂龙门阵》就是说说工厂里的事。正是这些琐碎平常的事件、场景、喜怒哀乐，构成了工人的生存环境，也塑造着工人的主观意识，触发和影响工人的行动。

- 媒体渲染的“短工化”是怎么回事？工人想要什么？老板的用意又何在？

- 对沿海工业区或许我们了解较多，但同样不可忽视的内陆工业发展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工人状况如何？

- “用工荒”真的存在吗？工人收入是否因此颇有提高？
- 工业区的工人时有骚动，家乡又发生了哪些事情？
- 打工之路是怎样锤炼着一代又一代工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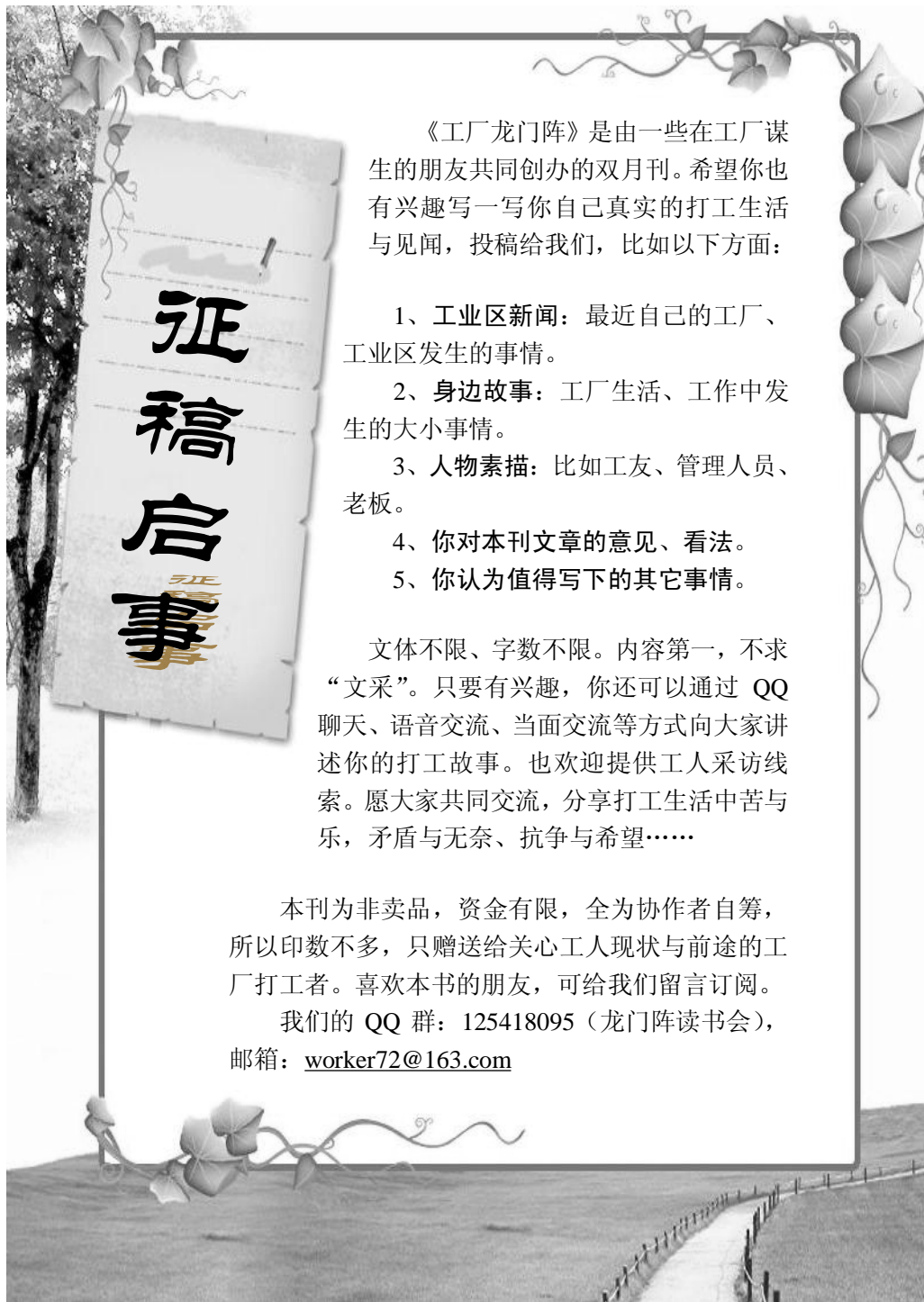
● 关心工人话题 ● 关注工人前途



○ 关心工人话题
○ 关注工人前途

★ ★ ★ 本期目录 ★ ★ ★

时事评论	解读“短工化”.....	王晓林	1
	边招人边炒人.....	哈利	3
工业区	家乡工业区走访.....	浪子	4
工厂生活	老板的恩惠.....	芊芊	6
	生产会议.....	芊芊	7
	进厂散记.....	图图	8
	工厂趣事.....	画画	10
	撞模风波.....	马微	11
	迟来的饭堂.....	河粉	14
	一个流水线员工的流水账.....	山东二妮	15
人物素描	是走还是留?	蛙声一片	17
	唐唐.....	多比	19
	我们主管的“管理艺术”.....	土豆	21
工人采访	农村移民上访见闻(工人自述).....	访谈者: 阿云	23
	“火凤凰”的打工生活.....	访谈者: 郝仁	25
工人行动	佛山某鞋厂:搬厂与赔偿.....	达威一派	27
	打工路上与老板的斗争史.....	万家灯火	29
文艺天地	制衣厂工人打油诗.....		31
	心理调节.....	风雨如	32
	国企工人顺口溜.....		32
征稿启事	封三	



《工厂龙门阵》是由一些在工厂谋生的朋友共同创办的双月刊。希望你也有兴趣写一写你自己真实的打工生活与见闻，投稿给我们，比如以下方面：

- 1、工业区新闻：最近自己的工厂、工业区发生的事情。
- 2、身边故事：工厂生活、工作中发生的大小事情。
- 3、人物素描：比如工友、管理人员、老板。
- 4、你对本刊文章的意见、看法。
- 5、你认为值得写下的其它事情。

文体不限、字数不限。内容第一，不求“文采”。只要有兴趣，你还可以通过 QQ 聊天、语音交流、当面交流等方式向大家讲述你的打工故事。也欢迎提供工人采访线索。愿大家共同交流，分享打工生活中苦与乐，矛盾与无奈、抗争与希望……

本刊为非卖品，资金有限，全为协作者自筹，所以印数不多，只赠送给关心工人现状与前途的工厂打工者。喜欢本书的朋友，可给我们留言订阅。

我们的 QQ 群：125418095（龙门阵读书会），
邮箱：worker72@163.com

· 王晓林 ·



来自湖南的小王是一家玩具厂的主管，他经常对工人说的一句话是：“换厂不过是从一个狼坑跳到一个虎穴。”不过他自己也是“跳槽大王”——从18岁高中毕业出来打工至今，12年间已经换过20多家工厂了。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走运的，许多人打工十几年，不断跳槽，至今仍然是普工。而从普工做到主管的小王，如今最大的烦恼之一，便是员工流动性太大。他要求人事部在招聘工人时要满足以下标准：90后的男孩子不要，不能吃苦；年纪较大的妇女不要，手脚不够灵活。可是，在工厂对工人挑三拣四的同时，工人也在挑工厂。小王所在部门的新工人，基本上都是刚来一个星期就离职了。

今年年初，媒体在炒作“用工荒”之余，也纷纷渲染“短工化”的问题。“短工化”这个词源自某网站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个调研报告。他们认为“‘短工化’是指近年来农民工

群体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务工周期短、频繁换工的一种现象。”随之而来的，是各大媒体竞相评论“短工化”现象，有的说“（工人）短视阻碍个人发展”，也有的满脸忧国忧民的样子，说它“不利于保障农民工就业权利和个人发展，也不利于促进企业生产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那么“短工化”是否是一个新鲜玩意儿，它对工人和企业分别有什么影响呢？

的确，这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的扩张，工人找工作越来越容易，对工资待遇、劳动环境太差的企业越来越难以忍受，不愿意长期呆在同一个工厂打工。原因何在？

稍微有一点打工经验的人都知道，工人换工作无非有这么几种原因：有的是因为工资待遇太差，希望通过跳槽改变自身处境；有的是因为工作本身的枯燥无味，想换一个环境；极少数也可能是有更好的工作机会而跳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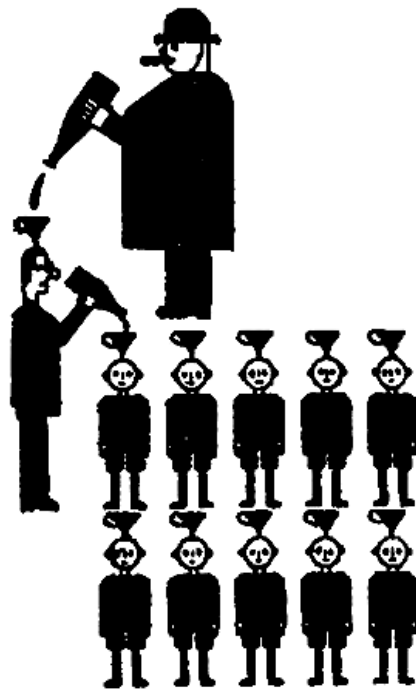
年轻工人总是比年纪较大的工人更容易“冲动”，也因为没有太重的生活负担而敢于挑战，所以他们换工厂更加频繁。但他们绝不是媒体所说的，混子似的“厂漂”。换厂，始终代表着一种不满和一种期望，对职位晋升、增加工资、改变工作环境的期望。大多数刚出来打工的年轻工人都有一种幻想，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得到职位的提升和工资的增加。可现实

是，频繁换厂对工人自身状况的改善并无决定性的好处——毕竟对于大多数工人而言，上升的机会是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流水线的工作总是枯燥无味，泯灭人性的。工厂想要提高生产效率，就需要工人更好更默契地配合机器生产，这个过程不需要工人的“个性”、“人性”、“创新精神”，他们最好成为机器的一部分，同时又能利用作为“人”的灵活性和主观能动性更好地提高生产效率。可这种工作对于年轻的工人来说，尤其难以忍受。

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企业希望最大程度地对其进行控制。可是员工不是橡皮泥，想捏成什么样就捏成什么样。小王部门几个重要的职位的人离职了，原因是工资太低，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招了好久都招不来合适的人，无奈只好在普工当中寻找“接班人”。可是一个普工要在做好自己工作的同时，还要学习和干另一个职位的活，一个人得掰成俩来用了。员工频繁跳槽，对于企业当然是增加了“用工成本”。虽说现在工厂因分工的细化，工作的技术含量降低，但新手想要达到老员工的速度和水平，仍需要一段时间的培训和适应。可是话说回来，企业自己就一心一意追求“员工就业稳定”吗？才不呢！如果员工进了都不想走，许多企业一样要头疼。生产淡季、经济不好

的时候，企业首先想到的就是裁员。相反在生产旺季，员工想要辞工也是很难的了，管理对辞工者总是百般拒绝或拖延。总之，对于老板和管理者来说，要紧的是，工人的流动或稳定都应当处在自己的控制之下，遵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最好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归根到底，所谓“短工化”是个伪命题，是工人渴望更好的工资待遇、劳动条件，与老板希望更加节省用工成本之间，凸显出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今年一开年，各媒体就又跟往年那时候一样，吵吵用工荒，——不仅招工年龄放宽了，并且老板们还想了好多稀奇古怪的招式招人，什么网上视频面试，车站接人大战，等等。这些都无非是告诉广大新闻爱好者：招工确实很难啊！老板们开始拿工人当宝了！但实际上呢？就以我们厂为例吧。

一晃到了五月份。从开年至今，我们厂的招工启事就没有下过架，一直在招工栏上贴着。不是说无人应聘，而是来这儿应聘的人来来走走的，已经不计其数了，但最终留下来的却屈指可数，几乎不到应聘人数的五分之一。但是这也能说是“用工荒”？起码，每天来应聘的人还是络绎不绝。那怎么就一直在招呢？我问了一些来面试、或试工没几天就走的人，他们的理由虽然很多，但无非集中在三方面：工资待遇不好、管理太苛刻和不想上夜班。有一个员工试工了一天就撤了，说：“这个厂连手机都不让带，如果有个急事啥的连我人

都找不到！”这个要说一下，本来模具加工行业的，很多都是数控操作，确实有很多时间闲着，但老板不希望自己的员工在上班时间做跟工作无关的事，哪怕是闲着的时候，所以公司规定：员工上班时间不许带手机，不许聊天，甚至不许看报纸。

人一直招不满，一方面是员工自己不想在这里做，另一方面，公司也在挑剔来应聘的人，甚至炒掉它认为“不适应公司环境”的人。怎么说呢，每个老板都要员工听话，服从安排，态度好，总之任劳任怨。但工人不是玩偶，他们有自己的想法，跟老板可不是一条心。所以冲突就在所难免了。这不，车床组就有这么一个哥们，东北人，做事不错，有个性。公司安排他上夜班，他居然鼓动车间的另外两个人跟他一起怠工。倒不是他喜欢跟老板顶牛，而是因为夜班确实太累，又容易犯困。结果被保安发现，告了密，二话没说立即被开除了。经理是这么说的：“态度不好，留着他有什么用！自己不好好做事，还鼓动别人偷懒，留着也不会为公司做什么贡献！中国十几亿人呢，还怕招不到人才？”嗯，确实是这样，人才倒是有的，就是不听话的越来越多了。慢切组的某人就说：“老板还以为全世界的人都等着给他打工呢！”

真有用工荒吗？我是看不出来。正如一个朋友说的：“好的厂老是不招人，招人的厂都是一些小破厂！”



工业区概况

河北的一个县城。基本都是从事标准件行业。有半成品加工厂，镀锌厂，成品加工门市，出售产品门市及出售各种加工机器的门市等等。总计加工厂、店约有上百家。多数厂家的规模在50人以下。10人以下的私人作坊居多。客户主要来自国内。

基本上每个厂都有产品出售门市，前店后厂。工厂差不多都一样，只有没装修的厂房和开放或半开放的院落，厂房里很宽松地放着机器及成品（厂房跟仓库没有明显的分离）；夹杂在门市中间的有小饭馆、小超市、小蔬菜店等日常生活用品店。街道很拥挤，各种三码车，电动三轮车来来往往从工厂向门市运货，也有运输公司装满大卡车向全国各地运货（据说每天都要向外运输至少200吨的货物）。

老板情况

本地老板居多，也有一些外地老

板（温州，四川）；有极个别的老板是在外打工多年的技术工人回乡开厂，相当一部分本地老板处于跟风办厂的状态。有独资厂，也有很多是两个或几个股东的合资厂，老板很多是非脱产的，赶货时也会跟工人一起干活。加工门市投资相对少一点，一般以个人为主开店。加工门市老板干劲都很大，要是工厂催着交货，通常都会日夜赶货；一般也不会买保险，甚至意外保险都没有，保险得自己出钱，能省就省。

招工方式

在厂门口，或人来车往比较多的桥底下，或街道的墙面上，贴有很多招工启示；中介；熟人介绍等。

工时工资

一般早上7点半上班，12点下班，13点上班，18点下班。十个小时工作时间。

工人分两种，包工跟热工，前者

其实就是计件，后者拿固定工资，都没有星期天；没有社保或只有意外保险，老板出钱买。没有合同，但工资一般不会拖欠。没有最低工资，干一天的活就拿一天的钱。包工比较多，工资一般比热工每天要多十几二十块钱。比如，同一个厂，包工每天可以挣60、70、80甚至100，但是热工却只有40或60不等。另，技工跟会计都是热工，前者相对普工要高20或更多，后者则一个月可能只有800到1200。

工人对工资基本满意。特别是热工，有些手快的，一天可以挣七八十甚至超过一百。中年妇女更觉得这些钱已经很多了。没有休息日，但有时工作太累想休息了，可以请假，逛县城，回家都可以，老板一般不会太管。不干活就没有钱。工作环境很松散，一般没人监督，不过要是赶货，老板也会催得紧一些。

工人待遇

伙食：一般包吃。早上晚上是米汤咸菜馒头，中午炖菜馒头。

住宿：一般免费。工厂工人宿舍在厂房对面，或旁边，或上面，在一个院子里，空间不小，但只有几张单人床，甚至连桌子都没



有。门市一般是二层楼，二楼可住人，没有城里方便。水得用桶装，厕所也很简陋，没有冲凉房。

工人情况

大都来自附近村镇，很多是老板的亲戚。上了年纪的中老年男女居多。也有年轻人，小的十五岁左右。基本上能参加劳动的都可以在工厂找到一个工位。并且因为愿意多干活，包工大妈挣的钱要比热工小伙子挣的钱多。

工伤情况

操机的人很多都有被机器弄伤的经历，比如说，手指骨折，手指切断，头发绞到机器里面被连头皮拔掉等等。尽管这样，一般也不会买保险。

劳资关系

冲突较少。只听说有过一些年轻人因为嫌工资低砸了老板的空调的事情。多数上了岁数的工人比较满足于能够在厂里挣钱的现状。



其实我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抱怨老板苛刻，没有良心，想办法榨干工人身上的最后一滴血。不过偶尔也有那么一些时候，仔细想想，老板有时对工人也挺不赖的。

记得去年在东莞一家港资电子厂，进厂培训时，厂里最大的领导——行政人事经理——给我们讲话时说：“公司为了方便员工，在车间、食堂及宿舍之间的走廊上方搭了棚子，员工无论是上下班，还是吃饭，都是太阳晒不到，雨水淋不到；另外，食堂为员工的健康着想，豆腐自己制作，保证卫生。”听听，怎么样，是不是很为员工着想呢？

现在在深圳，我进了一个模具厂。这个厂在某些方面又让我感受到了类似东莞电子厂的人文关怀。大家都知道，很多厂为了限制员工请假，专门设了一个全勤奖的福利，我们厂也不例外，全勤奖100元/月。以前无论是事假，还是病假，超过两天就

都没有全勤奖，但最近，公司居然说为了员工的利益，把100元的全勤奖分为了两部分：上半月全勤50元，下半月全勤50元，并给病假开了绿灯，不扣整月全勤，只扣请假的那几天全勤。也许是为了强调公司对员工的优待吧，经理对这种鸡毛蒜皮的全勤也关心起来了。前几天有个员工请病假，经理提醒我记得告诉那个员工要拿病历证明过来，因为这个关系到全勤奖。我当时以为他只是顺口一说，但想不到的是，经理居然又专门跑来提醒我，并说：“公司一直在努力改善员工的福利待遇，现在全勤制改了，一定要提醒请病假的人，只要有病历证明，就不扣全勤奖。”并狠狠地强调了一下“半个月50块钱呢”。唉，我再一次被感动了！

当然，老板对我们工人的福利不止上面说的那些，可能很多人曾经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吧，觉得老板还是很善待员工的。很多时候我也是几乎被老板们的假慈悲给骗了，不过工资条上的工资，以及跟老板谈工资时老板的那副嘴脸，都会把我拉回现实——老板故意夸大一些员工本来就应该享有的待遇，让员工觉得似乎是老板额外赠送的一样，于是心存感激，自觉为老板服务。幸亏自己还没有被几块豆腐和50块钱冲昏头脑，否则，真怀疑是自己人品有问题，嫉妒老板呢……



又是周一了，按照惯例，上午十点要开每周一次的生产会议。生产会议，顾名思义，就是生产部门的会议，也就是生产经理带领主管、跟单及每个车间的组长一起，总结一周以来各车间的生产状况、生产中出现的問題以及这周怎么改善从而提高生产率的会议。我们生产部跟业务部直接挂钩，而业务部属于行政部，所以行政经理也要参加生产会议。

每次开会之前，我去通知各组长开会时，几乎每个组长都希望我带来会议取消的喜讯。他们宁可在车间干活，也不愿坐到宽敞舒适的会议厅里带薪“聊天”。对他们来说，似乎跟上司的沟通要比跟员工的沟通困难很多，毕竟许多时候，你能做的就是“保留意见”。

基本上每次的生产会议，都像是两个经理在做报告：先批评车间出现的問題，接着要求每个车间应该做到

什么，最后就是希望每个班组都能按他们的意思去做，而占多数的组长都默默的听着，具体有没有听进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记得有一次开会，生产经理问他们车间有没有什么问题时，他们都不说话，经理好像有点生气，就说要看他们的会议记录，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搞笑，他们会议记录本上画的东西千奇百怪，各有千秋，什么人物素描呀，真心话大吐露呀，画叉叉呀等等，就是没有记录会议内容，于是，从那次开始，经理便要求每个组长每次会议都要发言，讲自己班组的问题及改善措施。好像第一次讲的时候，七个组长，几乎不约而同地说话结巴了，甚至都颤音了，当然这不是说他们平常也这样，平常在车间时，他们个个能说会道，什么开玩笑，打趣，交代工作，给自己班组成员做培训，甚至班组之间争执时，都没听他们说话打过结，但开会时，却都像变了个人似的，这其中肯定跟严肃的会场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说开会就是浪费时间，有问题说了也是白说，经理们根本不会听他们的，所以他们也懒得说，也就没准备说，开会也是临场发挥，难免怕说错了，紧张了，说话颤抖了。

尽管这样，每周的会议还是继续进行着，经理们还是不辞辛苦把以前的问题一遍遍提着，组长们也一次次说正在改善，但其实，在座的都知道，

能改的不用说也会改，比如说，（让我想想）唉，实在想不出来；不能改的，比如说下班前几分钟不能去洗手，不能带手机进车间等，好像还是经常会发生。

这就是我们的生产会议，寡淡无味，对实际生产没有帮助，更别提对工人有什么好处。反正工厂是老板的，挣钱多少，老板不容工人过问，管理好坏，自然也与工人无关了。



1. 养老保险

来厂后第二天就让填表：申请社保的填一张表，不要社保的填一张。我们这批新员工 20 人里，加上我只有四、五个人申请了社保。后来闲聊时，问几位大姐是否买了养老保险，A 说：“买那个干什么，每个月钱被扣了，也不知道到了哪去。还不如发到自己手里实在。”我说：“现在物价涨得那么厉害，攒钱也没用啊，过几年攒的那些钱都不值钱，成废纸了。”A 大姐听了以后有点犹豫，另一位买

了社保的 B 大姐接过我的话茬说：“是啊，九几年那会 10 块钱多值钱啊，现在才能买到点啥。”A 听了有点慌慌的样子，又问 B 社保的具体政策。B 说：“现在每个月交一点，交够 15 年的，等到了 55 岁，就可以按月领钱了。”A 问能领多少钱。B 说：“现在是一个月一千多，到了以后应该有至少两千吧。这个是会变的，到时候物价高了，自然养老金也会高。”A 一脸相信的样子。

另外一个 C 大姐却不以为然，说：“谁知道能不能活到 55 岁啊。万一活到 54 死了，那钱不就白交了。到老了就老了，死了就算了，交什么保险，没用的。”

2. 住房公积金

最近我们厂还就住房公积金的缴纳开了个全厂大会。人事部的高小姐（很靓且嫁了个日本人），首先跟我们分享了我们厂的“企业文化”，即工厂很人性化，管理对我们都很好。高小姐强调人不能只追求物质金钱，更重要的是精神，还给我们讲了

个她的故事：某次旅游时她把结婚戒指丢了，她就一直哭，她老公对她说：有形的东西总会消失。她明白了她老公的话，同时也希望我们能明白：无形即精神层面的财富会永久留下来，正如食堂墙上贴的标语：人活一辈子什么也带不走，关键是能给别人带来帮助，活在别人的意念中是最幸福的。总之，意思差不多就是鼓励我们多奉献少要求。

大会上，还放了一首某文盲藏族小伙子的歌曲（具体是谁，唱的是什么，我都忘了）。最后讲了主题，住房公积金自愿缴纳，但是要签一个协议，保证以后如果有什么变动，后果自负。似乎所有人都签了不愿意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协议，所有人都担心这钱扣了不知道能不能取出来，或者即使能取出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取、能取出来多少，总是感觉钱还是放在腰包里比较安全。其实我也这么想，虽然工厂交一部分，但是到取的时候不知道钱还值不值钱了，还是现在用着比较划算，但这显然是为工厂省了一笔不小的开支。

3. 调休

临近春节，大家都想着买什么时候的票回家。之前也问过拉长，但是拉长说不会提前放假，所以一些要提前回家的人就要提前请假，而请了假就没有全勤奖了。这些人请完假之后

过了几天，厂里发了一张意愿调查表，说要把年前的一个工作日和年后一个周六对调，算是调休了，这样年前就可以提前放假。同意调休的人就签名，不同意的就不签。几个已经请了假的赶忙问：“我们已经请了假了，怎么办啊？算调休还是算请假？”指导员说她不知道，让她们先把表填了。一个大姐到处跟别人嘀咕：“什么调休啊！调不调的，要回家过年的都得请假，再说调了加班费就没了，不调不调！这就是看请假的人多了，才搞出个调休来。”几个人听她说的也有道理，就没签。又过了几天，下了通知，年前那一天也不上班了，放假，但是年后那个周六不上班却没有说。几个大姐又开始嘀咕，什么调查，还不是要调休吗。要放假也不早说，车票都买了，又说要放假，早点说就早点走了。什么厂子啊。唉，有意见谁去说啊，说了也没用，没人听，屁用不顶。



我是执锡手，有时候会犯错，有次我们拉下 1108 的板，需要焊线，跟网线差不多的那种线，有八根用塑料管包着的细线需要焊到电路板上。焊的时候，指导员老说小心点，这线很贵的。科文来巡拉时也提醒说线很贵。但是，也许太紧张了，我还是不小心把包线的塑料管烫坏了两次，虽然没有烫到要报废的状况，但是也影响了外观，并且据我所知，似乎几个执锡手中就我把线烫了，我怀疑我的能力。过了一阵子，我们拉换了个指导员，又下 1108 的板。她排拉时，科文刚好过来，又强调说这线很贵的，要小心。我们指导员说，我知道，所以我安排了一个稳重的人过来焊线。呵呵，想知道，这个稳重的人是

谁吗，那就是我，曾经的唯一的把线烫到的人……

2

某一个周日，我从外面回来，拉上的 C 已经在宿舍等我了。其实我跟她不怎么熟，只不过曾经一起上过夜班。她说来找我玩。她这么说，我起初就以为是找我玩，可后来才知道我只不过是她的证人而已。那天，她老公让她给他发彩信，她老公想看看她宿舍什么样，但是很不幸，一直从下午发到晚上七点（也就是我回到宿舍的时候），他老公还没收到 C 发的彩信。C 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你用的是联通的号，联通信号超级差，现在还不知道彩信在空中哪个地方漂着呢，等着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收到了。我以为没事了，就说一起出去逛一下然后吃个饭。我们刚出去一会，她手机就响了，她说，他老公在福建，待会接电话，让我给她证明我一直跟她在一起。我奇怪了，问，是你老公



吗？她说，恩，他没收到彩信，就以为我不给他发。我说，哦，其实心里觉得好可笑，被监视的感觉。仔细看了看已经有三个孩子的C，得出一个结论，不靓呀，不至于在外面怎么样吧。但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在我们逛超市，逛商店，买饭的整个过程的路上，她老公一会一个电话一会一个电话，我光作证就接了至少两次电话，还一直赔笑说放心，跟我一直在一起，我们在外面不安全，回宿舍再

说。到了宿舍，C又叫我去作证。我跟她老公解释说，联通信号不好，她老公就让我留我的电话号，要是找不到C就找我，让我叫C接电话，我说可以，但是C却说不用管他，她说留我的不方便，到时候留她们宿舍的某个人电话号就行，我说，好吧，要是你老公要我的号给他就行了。呵呵，到这里应该就结束了吧，C没再找我做过证。觉得好好玩，一个有三个孩子的妈妈的魅力~



阿晴一大早到办公室，就看到主管冲着一个新员工大发雷霆：

“你为什么不拿货就把门关上？！”

“货出得太快了，我来不及拿，把门打开后又合上了……”肇事者一脸无辜。

主管一肚子的火没地方发，咬牙

切齿地摇着头，愤怒之情溢于言表，但他还是克制住了，无奈地摆摆双手：“你先回去吧。”

主管问阿晴要了一张罚款单来填。阿晴一看罚款金额，吓得眼珠子都瞪出来了：300元！

主管见状解释道：“那家伙新来的，刚上班一个星期就把模给撞坏了。A产品现在是最急的单，要马上出货，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撞模。没办法呀，必须罚！”做过注塑的人都知道，如果产品啤好了不拿出来就关门，会把模具撞坏的。

阿晴表示不解：“这个新员工刚来，都没参加过培训啊！”

“我知道他没参加过培训，可是这也是我们自己定下来的规矩。经理

也发话了：至少300！”主管露出为难的样子。

阿晴拿着罚款单交到人事部，让人事经理签名，人事经理一看也吓了一跳：“罚300？他做多久了？”

“一个星期。”

“新员工，又第一次犯错，怎么能罚这么多呢？而且人家做一个星期，总共才600多的工资，就罚了300，这怎么行呢。”

“主管说这是部门规定。”

“那你让主管查一下是哪里的规定，让他再看看。以前发生这种事情，最多罚100。”人事经理一边说，一边在“人事部门意见”一栏写到：“新员工未经培训上岗，责任处罚100元。”

阿晴又拿着罚款单回去跟主管说：“人事经理说，新员工第一次犯错不该罚那么多；而且以前这种事情最多罚100的。”

阿晴也依稀记得某次开会或培训有提过此事的，于是开始翻前两个月的会议记录和培训记录，最后总算给她找着了。她这才想起，几个星期前的一次部门管理人员例会上，主管无比心寒地说：“我们部门竟然发生撞模的事情，也不知道是技术员这边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现在我们就定下规矩，以后凡是发生撞模，一律罚款50！”

“太少了！”底下一个铿锵有力

的声音说道，

“至少300！”大家都把头转向旁听的生产部经理。

“那就300！”主管稍作迟疑后，一锤定音。

阿晴自然把这个小乌龟的屁股——新龟腩（规定）记在会议记录上了。

主管看了那个会议记录，又开始抱怨人事经理：“这人真是的，什么事情都要管，罚少了要说，罚多了还要说！让人怎么做嘛！！”

主管这个抱怨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之前总是拍脑袋想出一些罚款的规定，有的跟之前的规定冲突了，导致执行的时候处处被人事经理抓小辫子。其中最让他郁闷的是那个漏胶的罚款。主管一次口述让阿晴打了一个通告：“凡发生漏胶事故，上下模罚款10元，技术员、领班罚款20元。”上个月他们部门发生三次漏胶，主管忍痛罚了上下模10元，技术员20，却忘记要罚领班了。本来之前人事经理是坚持要罚50的，跟主管扯了好几次皮。后来看了这个通告，就一次次提醒主管：“领班的罚款呢？还没交上来！”主管忒无奈，毕竟领班做事辛苦。罚吧，人家挺冤的，这叫连坐呀！而且一旦他们有了情绪，生产很难搞的；不罚吧，等于向人事经理低头认错。所以他很不满人事经理一次又一次催他罚领班的款。

没办法，毕竟人事经理从职位上高他一截。他把罚款金额改成 100，马上屁颠屁颠跑去跟“肇事”员工邀功：“我跟上面争取到少罚你 200 块。你是新员工，又第一次犯错，不能全怪你，所以这次就只罚 100。”

人事经理签完名后，生产经理还得签。生产经理一看罚款单又发火了：“上次开会不是才规定了，撞模罚款 300，怎么才罚 100？”阿晴解释说：“这是新员工，又没经过培训，人事经理的意见是罚 100 就行了”。

“那怎么行！新员工就可以犯错不罚款了吗？拿回去让你们主管改好再说！”

阿晴又拿着罚款单回到主管那里。主管除了叹气已经没有任何反应了。坐在椅子上想了好一会儿说，我还是去跟员工做做思想工作吧。他还没出门，生产经理就进办公室来了，拿过罚款单，把主管数落了一顿。主管这段时间受气太多，本来就郁闷，生硬地回应道：“我在这里做着也受气，不如让我早点走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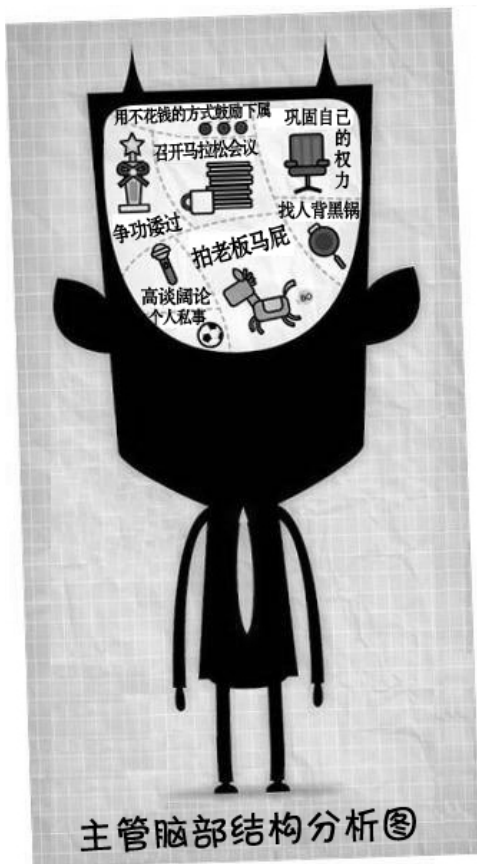
“好啊，你想什么时候走？”

主管面无表情地做着手头的事，过了好一会才说：“现在就可以走啊。”

生产经理没吱声，拿着圆珠笔在罚款金额上涂了好几遍，纸都划破了，然后写了个 100，最后把罚款单放在阿晴面前。

主管晚上给阿晴打电话诉苦，说了很多觉得自己受气的话。不过他还是没有马上走，他本来已经递交了辞工书，月底离职，所以只好再多受几天的气。

第二天，新员工离职了。



主管脑部结构分析图

· 河粉 · 迟来的饭堂



我们这个小电子厂的工资太低，多数人每月加 80 个钟，还拿不到 2500 元，又不包伙食。春节后，四条拉的人跑光了三条，连拉长都辞工了。留下的多半是老板的客家同乡，他们把持着工价高的工位，能赚到 2600-2800 左右。还有几个是找工困难的大叔大婶，不得已留在这个垃圾破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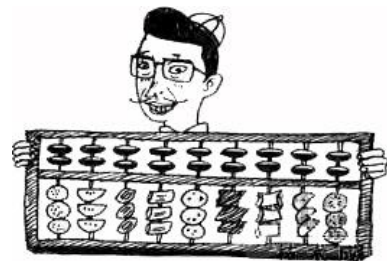
年后开工第一天，老板对稀稀拉拉的“忠贞分子”说：“今年福利方面要有大动作。”神神秘秘的，也不露底牌。随后传出厂里要开办饭堂的消息，厂门口的招工广告也用朱红色强调了“包吃”二字，陆续吸引了一帮新人。拖了一个月，饭堂始终没什么着落。有人问主管，主管只说“在找地方，快开了”。厂里人心浮动，自离了好几个。

有天早会，矮墩墩的主管忽然发威：“有人，我不说是谁了，跟新来

的员工说这说那，说不包吃不包住！搞得新来的员工做两天就跑了。车间有监控！不要以为我们都看不到，总之乱说话的人小心点！”大伙看着矮主管拔高了半尺似的喳喳跳，也不吭声。

过了两天，饭堂终于开了。饭堂设在老板租的一个小门市（他一家住二楼），老板下厨做菜，他老娘煮饭，菜式倒是换样来，可惜量少，有够精打细算！厂里规定：每顿饭从工资里扣四块钱，自开饭堂起，在厂里做满半年返还一半，做满一年返还全部伙食费……人心似乎安定，没有自离现象了。招工广告又多贴了几处，厂里人更多了。

又过了一周，老板从春节后新招的人里炒掉了四个年纪大的（三男一女），招工广告也大都撤掉了。原来，老板的盘算是先用“包吃”的好处多招一些人手，暂时人浮于事也不怕，重要的是掌握了主动权。等到挑出最灵巧听话的那部分“上等兵”，剩下的就踹掉了。饭堂拖了好久，也是因为这点甜头，可不能让淘汰下来的老弱残兵多尝了去！





我现在是××食品厂流水线上的一名普通员工。我来算算我一个月的工资分配后到底还剩多少？

进厂时，人事部人员说在本厂每个月有两千多。至于“多”多少，人事部人就不说了。其实能理解，按之前劳务公司的说法，该厂是上五休二（一周上五天，周六周日休息），一天十二小时。记得厂里一位老员工帮我们算过，一天能拿86元（包括3.5小时加班乘以1.5倍的加班费），厂里普工的基本工资就是1160元，外加一天三块钱的满勤奖，0元到350元的岗位补贴。其实很多工友都没弄明白工厂到底是怎么算工资的，但我们可以平均一下。按一个月平均能拿2100元来算，在这份工资里头，我必须开销的钱如下：

第一：210元房租；

第二：60元的网费；

第三：一度电是7毛，就按一个月平均50元的电费；

第四：房东比较好，没收卫生费和水费（有的房东一人收5元水费，卫生费是5元或者10元）；

第五：每天8毛钱的车费（来回，还不算外出的车费），按31天算，共24.8元！仅仅是坐723路车，如果有特殊情况就得坐821路，一次是八毛，坐976路就得两元；

第六：早饭钱，每天2元（最低标准了）。按31天算，62元；

第七：每天4毛钱的开水钱，按30天算，就是12元；

第八：日常开销200元（主要是日常用品和其它的临时需要的用品，外加嘴馋了买点便宜的零食解解馋，平时不加班的饭钱，当然不包括买化妆品和看病的钱）；

第九：50元通讯费（最低标准）。

总计我一个月必须开销的花费是：668.8元（不包括医疗费）。

我每个月的工资是2100元减去每个月必须开销的668.8元等于1431.2元。这是我干了一个月后最终剩余的钱，医疗费还不算在内。

另外再说，每周休息两天的话，我可以选择一天去打临时工，逢年过节放假也可以选择打临时工，来补贴生活。临时工一天按70元（因为临时工的工资不稳定，最高时能拿90元，低的时候也就是50元，所以按70元算），一个月最多能干4天，也就是说，没有出现特殊情况的话，我除了每个月能拿到食品厂2100元的工资以外，还可以通过打临时工挣到280元的补贴费。这280元也不是每个月都有的，但我可以把做临时工挣来的钱当作自己平时生病的医疗费！

所以这样算下来，我一个月的最终收入也就1400元多一点，这还不包括生病花钱，乱花钱（出去玩、零食等花费），穿着打扮花钱等等！

还有一点是要考虑到的。不管哪个工厂，一年的十二个月里，至少有两个月是淡季。淡季的时候，员工只能拿到工厂的基本工资。每个厂子的基本工资不一样，最低基本工资就是北京的基本工资，最高也超不过一千五，可这一点点基本工资刚够吃住。这样的话，要算每个月能剩多少钱，我就只能按十个月算：每个月剩1400

多一点，一年的收入也就一万来块钱。当然运气好的话，一年能挣两万多，但不管运气有多好，一个工厂流水线员工一年硬挣能挣多少呢？也就是两万来块钱呗。如果乱花钱，比如出去玩、吃点零食等等，或者注意个穿着打扮，又或者生个病，一年的收入就基本上为零。这就是社会上流行讲的“月光族”，月光族等于月光族。当然，这仅仅是一帮没有成家的人算的账目。若是上有老下有小的那种人，要开销的账目可就更多了……





小静是湖南人，来到这家首饰厂做文员刚满5个月，对她来说却已经是破记录。从她中专毕业来到广州，就一直在找工作、辞职，再找工作。家具厂，电子厂，服装厂走马灯似地换着。有时做普工，有时做文员。每个厂最多待不到4个月，或是工资低，或是同事不好相处，或是想过节回家多待几天，总之是有点不顺心就会辞职走人。

现在她又想辞职了。一是这间厂规矩太多，很闷；二是她做收发文员，一旦数量出问题就要赔钱，责任太重。如果不是同事比较好相处，吃住也还说得过去，她肯定不会待这么久。

可真的要走却很难。像她这样20出头的女孩子是很多工厂的抢手货，在这做了几个月也算是熟手。其实小静的离职经验很丰富，之前遇到不好

辞职的情况，她或者和管理吵架，或者天天追着管理直到拿到辞工书，或者编个借口，最后都是成功拿钱走人。但这次的管理却是软硬不吃。

年底辞工书交上去以后，老主管温和地对他们要辞工的人说：“我就要调走了，等新主管来了再和他谈你们辞工的事情，好吧？”大家还没来得及提反对意见，老主管扭头就把辞工书撕了。几个人只好等新主管上任以后重新交辞工书。新主管又给他们开会诉苦：“我刚上任就这么多人要走，这工作没法做啊。现在又是年底，招不到人。这样，如果有家远的想多请几天假的，只要时间不冲突，我都会批准。希望大家也能支持我的工作，等过年回来，招到人咱们再商量，好吧？”小静她们一犹豫，新主管也扭头把辞工书撕了。

辞工书交了两次，撕了两次，小静心里那个郁闷啊，可新主管像个老好人似的，想和他吵架都吵不起来。转念一想，反正不辞工的话过年有工资拿，还能多请几天假在家，等过完年，再找工作也好。

过年回来去人才市场，虽然招工的地方很多，但情况一点也不乐观。工资都太低了，有的厂明码标价的底薪竟然才一千，比最低工资标准都少一百。这种厂她看一眼就走了，问都不带问的。有不少都是卡着一千一的底线给，或者多上五十块钱，但是不包吃住，马上也没了吸引力。有一个

玩具厂底薪稍高一点，一千二百五，包吃住，虽然人早就招够了，还是有一堆人围在那里问。

细想起来这种情况和前两年也没什么差别。年年都喊用工荒，那些厂给这么低的工资，不荒才怪。但是待遇好的厂就少之又少，所以小静才经常跳槽——好工作不好找，烂工作遍地是。

厂里这边，主管总说招不到人，辞工书迟迟不批。小静清楚为何招不到：今年新招进来的文员工资还没去年高呢！虽然底薪仍然是法定最低标准，可奖金却少了一百块。物价越来越高，拿到手的钱却越来越少。这么低的工资，还那么多的规矩，很多人来试工半天就走了。小静越来越没心情在那里做事，她下定决心，管他能不能招到人，交辞工书够一个月就拿工资走人。

临近月底，不管她怎么追着主管签辞工书，主管始终不点头，态度还很好，从来不和她着急。小静不想丢了一个月工资，就想其它办法。她开始怠工，上班时给其他人说好，不批她辞工她就不做事，有什么事别找她。怠工没坚持半天，因为看到其他同事太忙了，自己干坐着也不好，心里一软，又开始干活。主管都看在眼里，也不说话，只是笑眯眯地望着她，好像看一个调皮孩子似的，让她觉得更不好意思。怠工不成功，她又换了一招，不加班。每天一到下班就走，

手机关机，让他们找不到。这招也没有太奏效，主管找不到她就调其他人去顶位。小静一想，这样下去，自己损失了加班费不说，还是不能尽快走啊。真是发愁。

这时一个同事给她说，别的车间一个文员想让主管给她加工资，就跟主管谈，说要是工资能加到她满意就留下，不然就走人。因为这个人已经做了一年，要是换新人还得教上一段时间才能熟练，主管当然希望能留下老员工，于是加了工资。小静听了，心里琢磨：别的厂工资也高不到哪去，这里的同事、工作都熟悉了，再换地方也麻烦。要是真能加工资，还是比去别的厂从头做起高得多。

第二天她就跟主管提加工资的事。主管笑呵呵地答应下个月给她涨两百块钱。小静一下子高兴起来：这样确实比另找工作划算。

然而事情不是想像中圆满。有同事提醒小静说，下个月最低工资会统一涨两百，主管虽然答应下个月给她涨钱，但没说是涨底薪还是涨奖金。小静因为和主管斗了好长时间，已经不想再去问。她想，如果不是在最低工资之外涨两百——不管是底薪还是奖金，就马上走人，反正去哪里都一样，何必在这里像傻子一样被这个老奸巨猾的主管耍？

还是那句话，对她来说，烂工作遍地都是。



唐唐

♀ 多比 ♀

唐唐是坐在我后面的工艺员，我们厂经理的外甥，85年出生，已经第二次进这家厂了。据他说，第一次因为在厂里太累了，伙食又差，那时身体受不了，09年辞工回家养身体了。10年又再次进入这个厂，并由慢切师傅提拔为工艺员。他很自恋，总是会拿出以前他的照片给我们看，夸自己很帅很阳光，还说自己曾经是“校草”——整个一个自恋狂。跟所有男士一样，他也很好色，喜欢调戏厂里为数不多的女孩子，可惜，有色心没色胆，并且他对老婆很专一。一是他老婆家庭条件比他好，比较强势，另一方面就是他们是自由恋爱，所以感情比较稳固。呵呵，似乎扯太多他私事了。总之，他算是个比较传统保守的男人。

他跟老板虽是亲戚，但又不像某

些亲戚总是站在老板的立场上想事情，有时甚至还不如外人做得好，就像我们一个主管说的：他们广西人亲戚之间都没什么感情的。有一次签工资单，好像是他的工资少了几百块钱，他很生气，打电话骂了行政部计算出勤的文员，但又说不出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了。那个文员就怪他自己不看清楚，结果，他就大骂厂里的发工资制度。我们厂没有单独的给员工的工资单，因为厂里工资保密，所以每次发工资之前，财务部就会通知我们下班后去一个封闭的空间签工资单，只能一个一个进去签。为此大家要排队。要是某个人在里面待的时间太久，就会被骂。要知道外面可是有几十号人在等着呢，所以，一般签单时最多看个工资总数就签，具体加班时间呀，福利呀什么的都没时间看。即使觉得不对，也是先签了，过后再核对。其实，如果要是站在老板的立场上，这样既可以使工资保密，减少因为做同样的事拿不同的工资引起纠纷，也可以保证以后发生劳动纠纷时，工人手里没有工资数据的证据，但是唐唐就不管那些，很气愤地说：“谁不知道谁的工资呀？干嘛非要保密呀！人家别人厂都是发个信封装工资单，我们这个厂连工资单都不发。我要给财务部提意见，改发工资单！签工资太麻烦了，还顾不上看清楚，他妈的！”这样的事还有好多，

反正就是他跟我们一样都会对厂里的某些规定表示愤慨。

说他不顾老板的利益也不对，他有时也表现得很像个老板亲戚。特别是开生产会议的时候，他总是会给某些表现不好的车间提意见，批评他们做事不认真，不用心，浪费公司资源、钱财。但这也就会在会上说说，至于会后有什么具体表现，那就不大能看出来。倒是经常抱怨生产部的人最辛苦，待遇最差，“楼上办公室的员工都可以挂Q，而生产部的人连手机都不让带，太不公平了！”不过，我们办公室的人可以带手机，所以，他还是会上手机Q，接打私人电话。

今年我们厂生意特别好，订单一直饱满到溢出来，每个单基本上都是由不急的单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急单，所以业务部的那帮人就经常从楼上跑下来催单。你想呀，业务部有五个业务员，再加上我们厂自动化组的工程师，这要一起催的话就是至少六个人，而生产部只有一个跟单，一个工艺员，车间的一线员工又远远不够两班倒，并且上面催单的人态度又很差，所以生产部的人特别反感楼上的人来催单，但又不能得罪他们，于是有时就会在背后偷偷骂他们。有一次，下午刚一上班，唐唐的座机就响了，他狠狠地骂了一句“你妹呀”，然后接起电话，很温和地说：“喂，你好……”并且整个接电话的过程都

很温和，态度友好，可刚一放下电话，脏话脱口而出：“草泥马，光你急吗，你急我不急吗，大家都很急！算了，管那么多，我还是先玩会。”呵呵，我扭过头去看了看他，他冲我笑笑说：“呵呵，我是不是很暴躁呀，应该买点中药调养一下了。”晕，亏他想的出来！不过，话说回来，他做事的效率，我是真不敢恭维，他就跟一个小孩子一样，玩一会，唱一会，工作一会。特别是他很喜欢唱歌，要知道他编写工艺可是需要高度集中精神的，一唱歌，效率肯定大打折扣。有时晚上加班，他都是先唱一个小时歌才开始工作，呵呵，这样的工作效率，工作不积得越来越多才怪。

跟所有人一样，自从他成家，做了爸爸之后，压力就越来越大了。他老说自己过得很苦，很烦躁。有时聊天他还会骂邓小平，怪他提出了先富带后富的口号，因为，他说：“先富带后富，倒是有很多人先富了，但是就是没带其他人一起富，还越来越穷了。”我当然会应和一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了”。但他不这么看，他觉得别人富是有本事，然后就开始大谈做生意之道——在竞争中如何脱颖而出，立于不败之地。可关键是，他提了一个问题：“竞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是唐唐，时而欢喜时而忧，一个矛盾的结合体。



我们主管 17 岁高中毕业出来打工，经过十几年的打拼，慢慢爬到主管的位置，他的目标是三年内能做到生产经理。大概因为阅历毕竟还是不够，爬得太快，看起来他办事还稍欠火候，不过已经具备一些管理的基本“素质”了：脸皮厚，能屈能伸；抬头装牛逼，缩头变乌龟。他工作十分卖力，六岁的小女儿留在老家给父母照顾，自己住宿舍，以厂为家。刚开始的时候经常自觉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有一次居然上到两点多才下班。要知道他也是拿月薪的，加班没有加班费。

主管虽然做主管的时间不长，不过俗话说“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他见识过各种各样的管理，总结了一套经验：管理 = 大棒 + 胡萝卜。大棒放前面，是因为他平时动不动训人，犯点小错就罚款，似乎这样

就能提升身价、树立权威了。不管多小的事情，他都会习惯性地先劈头盖脸把人训一通，骂完了等你问他，才告诉你哪里出了什么问题。有时候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他顺手也可以做一做，大概是觉得丢了主管的份了吧，非要骂人才舒服。不过，在厂长那里他日子也不好过，动不动给骂得像孙子似的。不过主管是个能屈能伸的人，平时嚣张跋扈，可是挨完骂跟没事人似的，甚至变得更加温和了。不知道这种人是不是有受虐倾向。

我们当员工的“大棒”挨得不少，“胡萝卜”却跟鬼似的只听过没见过。几次开会，主管信誓旦旦地说：“我不会只罚你们的款的，只要有我在的一天，我一定会让你们拿更高的工资！”“更高”的工资当然只是画饼充饥，从来没有实现过。主管又许诺：“我不会只罚款不奖励的，我会去跟老板说，把罚款的钱用来奖励一部分听话、做得好的员工。”后来主管确实打算过给员工奖励。有一天他兴冲冲地跟我说：“你打电话问问人事部，我们部门上个月罚款总额是多少；再给我几张奖惩单。”然后他又问两个班长，让他们给了几个表现不错的员工的名单，打算用罚款的钱奖励几个员工。主管写完奖励单，让我交到厂长那里去。过了一会儿，厂长打电话来，让我查查那几个员工的达成率是多少，有没有百分之百。我看了一下，

自然是一个也没有。他就跑下来质问主管：“你为什么要奖励这几个人？产量做不出来，还好意思要奖励吗？”主管悻悻地说：“他们听话啊，班长都说他们做得不错。”“听话，这不是一个员工的本分吗？要是不听话，就该开除了，这也能成为奖励的理由啊？！莫名其妙！”于是奖励的事情又泡汤了……

大概做管理的总是觉得员工不给力，主管或许觉得自己做得不顺，都是因为员工做得不好吧。不过也不能总是指着鼻子骂人啊，有时候也会用拐弯抹角的方式，含沙射影地暗示对方做得不好。比如有一次厂长来我们办公室，看到主管的桌面、地板、电脑都特别脏，就说了他两句，他嬉皮笑脸地说：“还不是我家阿微不给我打扫……”。中午他又跟我说：你看副总说话多有“艺术”，他表面说我那里脏，实际上是说你懒啊，你抽时间打扫一下办公室吧。

主管暗示我们做得不好还有一个方法：比较。对比的时候总是根据实际需要来对一方进行贬低，并对另一方进行拔高。刚进厂时他对我说“阿静（我的前任）离职了，是有她自身的原因的”，暗示阿静工作能力不行或者不听话，警告我要努力干活，不要学阿静。后来又经常提到阿静的好，以此警醒我。比如他说我办公室卫生搞得不及时，就说“阿静以

前在的时候两天给我打扫一次卫生”。可是据我的了解，阿静离职前带我的一个星期，也只是在他多次催促之下打扫了一次而已。

有几次他说我，我一生气声音就大了，他立马换了副笑脸：“别这么凶嘛。”有一次他说我，我就顶回去。他说：“我心情不好，你不要顶我的嘴。”我说我心情还不好呢！有一次，我白天跟他吵了一架。晚上他又打电话闲聊，说什么这个厂就是累，身上没钱了，还欠了一屁股债，没办法才进了这个厂之类。后来又问我跟他相处怎么样，我说大家都差不多了，都是急性子。后来又问我的工资，我说试用期 2500，试用期过后 2800，不过还不知道涨不涨呢。他说这工资确实低了，说了涨肯定会涨的，不行他亲自去说。我算是搞明白了，吵完架还要特地打电话套套近乎，笼络人心啊。





我在珠三角一个港资厂打了十年工，01年刚嫁人，在家里呆着。那个时候我家乡建水库，政府给每家5000元的迁移金。迁到新地方以后，上面要我们抽签决定哪个村建在哪块地皮上，总共六个村。地皮价格不同，比如挨着市场的地皮价格就好，偏一点的就不好。

抽签的移民局就在我家旁边。我去凑热闹，看他们怎么谈。移民局门口还站了一排派出所的警察。

当时县里让每个村出几个代表去谈，先开会，讲一下规则什么的，再抽签。找的代表都是村里比较厉害的男的。但是我们村的代表是谁我都完全不知道，我就要进去。移民局的人拦住我说：“女的没有一个是代表，不准进去。”我对他说：“你开玩笑呢，副村长不是女的？你这是瞧不起我们女的！”

他还是不准，我来了气，又吼又骂，说：“里面开会的听着，谁都不能代表我抽签，谁代表我抽签我就找

谁算账！”乡党委书记就跑出来了，说“谁家的泼妇？”我又吵了几句，后来警察给我说：“算了，别闹了，进去吧。”我就进去了。外面有些女的看见了还说：“噢，有女的可以进去！”就有几个人跟着我后面进去。

我进去一看，台上的人正在讲注意事项，哪一块地皮是什么样的。我就问那个人：“游戏也有个规则，你把抽签规则解释清楚。你看总共六块地皮，抽到偏的肯定不好噻，挨着市场那个好的可以卖八万，最便宜的只能卖两万，那差太远了。”那个人吓了一跳，说怎么一个女的跳上来这样讲。其实他也讲不出来规则是怎么样的。这样一闹，那些跟我进来的农民本身就很乱，后来还有人坐到讲台上，会场就乱了。

当官的马上就查我是谁的老婆，还打电话到我老公单位，威胁我老公说“你工作是不是不想要了？”我老公叫我不要闹，我就没有再闹了。好了，他们还是如期抽签，我们那个村

的干部怕人骂，没有谁敢去抽。乡党委书记让别村的村书记替我们村抽，结果抽的是最偏的。一听说这个结果，我们一个村大概50多个男的，就去移民指挥部，楼上楼下到处找乡党委书记，把落地窗全部打烂了，把电扇、办公桌都从楼上扔下来，最后也没找到。

第三天县上的警察都来了，有些男的在山上看到了，老远就溜走了。我老公他堂哥，四十八岁，他以为没事，就他一个男的还待在家里，别人都跑了，结果就给抓到拘留所关起来。警察上午抓的人，到下午，村里的妇女、儿童全部都不读书做事了。全村妇女老少，除了留一个人在家里守房子之外，大概有一百多人，全是老弱病残（男的一个都没有，都躲起来了），包了三部车去，到县政府去救人。县政府看见这么多人就怕了，把人放了。村里的老人家问我老公他堂哥，有没有打他，他说没打。那时已经是晚上八点钟，他们还都在县城，县里就安排他们住宾馆，每个人打了二十块的快餐，那时候十块钱就可以吃很好，二十块就很高了。他们又包了三个车回来，县里还给报销了。上访的村民回来以后说“宾馆的厕所比我家住的屋子还好”。还吹牛：“哼，我们上访，包吃包住！”意思就说看我们村的人怎么样，谁都搞不赢我们村。

另外一个组，看到我们上访的人回来，说：“噢，政府也没有打他们，还好吃好住。”就包了黄河卡车，人站在上面像插竹笋一样的，一辆车装了四五十人。搞到市里，说“到县里上访没用，县里面贪了我们很多的移民款”。市里给他们一人几百块，又包了车，送回来。有个村二十几个妇女，也去县政府上访，县长出来接待。就这样差不多一年多，天天都有人上访，都是之前有事没解决，被我们抽签的事一搞，看着上访好就都跟着上访了。

我们家乡算是很闭塞的，宗族势力还很强，大家族人多势众，才不被欺负。不过青壮年也都家家外出打工。我们水库移民基本没有田地，一年补几千块钱，不出来干什么？打工几年，回去结婚生孩子，再出来接着进厂。我老乡都不懂法律的，有人从珠三角过去，给他们讲劳动法，他们有在浙江打工的，就问“你们广东的法律到浙江还能用啊？”就这样问的。

我们老乡在珠三角也很多的。有一次在工厂宿舍死了人，晚上睡，第二天没起来了，就是“过劳死”。但是这个属于“非用工死亡”，根据法律赔不了那么多钱。结果他们一窝蜂冲一两百人过去，跟厂里谈，最后给了十几万。好多时候，都是这样“一窝蜂冲过去”，维护一下自己的权利。

我是湖北黄冈人，初中毕业后，读了半年高中就辍学了。我们那学校分等级，初中就分实验班。我初三时划为中等实验班。平时考试、作业很多。后来我考上了二中，算是比较好的学校。当时家里条件不怎样，母亲在家，父亲没稳定的工作，我



姐在外工作两年也不怎么样。他们要供我读书，学费倒是够的。不过自己不想读了。我很讨厌那种教育制度，出来打工后越来越反感了。

我初中毕业后，07年3-12月在一个私人学校学习电脑。读了半年之后，我觉得看不到任何希望，就放弃了。那个学校寒暑假学生有120人左右，平时50人左右。我当时想做机械方面的工作，花了3000多，学计算机、机械设计。学校也分配工作，但我没去。

我第一次来厦门是2007年12月8日。第二天叔叔就给我找了一份机械厂工作。工作环境很差，露天的。生产织布机里面的铁件，一个大约2公斤，我的工作是用锉刀锉那个铁件。一整天拿着那么一个2公斤的东西，手很累。

做了一个月没做了，原因第一个是累，第二是工资很低，是厦门最低

工资。我还有一个表叔在厦门，他是机械行业里的师傅级的人物。他开一种半自动车床，我学了两年，到2010年5月份，就不做了。那家工厂主要做代工。

机械行业很脏，我做的那个车床要用到高速冷却油。因为经常要碰触油，油会浸到手臂15公分以上。皮肤过敏，经常抓、挠，导致破皮水肿，但不出血。去医院也没检查出什么病，感觉医院很坑爹，开了一大堆药，中药西药都有。最后还是自己好了。

2008-2009年经济危机期间，我们工资降低了。那一年我们厂子将近7个月没活干，也不放假，拿底薪。2010年好一点，最起码机器在开动。

稍微有过找工作经验的都知道，用人单位第一个要求：工作经验。就算蒙混过关也没用。我觉得做底层的，永远出不了头。机械行业，很多人想买机器自己干，他们既做老板又

做工人。但能赚钱的少，有的开着开着就把机器卖掉了。开厂最要保证的是订单的持续。竞争很大，工厂都互相比着降价拉订单。

2010年5月份我辞去了这个工作，在宿舍玩了几个月。到9月份，找了目前这份工作，在一个做电器开发、生产的工厂做仓库管理。老板是福建本地人，工厂大约70人，旺季的时候大约120人。一年四季都在招人。忙的时候，一天10个小时都在工作，一个月就放一天假。根据人事部的统计，工人平均21点几岁。工厂大部分是90后，80后也有，最高也就35岁左右。男的多女的少，女的做办公室类的非生产性岗位。生产线没女的，工作体力要求高，不适合女孩子做。

我们工厂自主开发，也给ACC开关、施耐德等代工，做过很多工业用电设备的系统，大大小小的企业都有。我们那个车间就是ACC给高铁供货的。ACC卖的是技术和品牌，除了主要器件是由它生产之外，其他全部由外协岗位负责。去年高铁事故之后，ACC的损失很大，我们也间接受到影响。

工厂为ACC代工分两块，一部分为ACC低压，一部分为ACC中压。ACC低压有两个组，一组有十多人，二组多的时候差不多有三十人。生产一线的员工是计件的，订单量大的时

候天天加班，一天上10个小时。其他人都是固定工资。员工计件工资普遍3000多，高的也有6000多。员工的工资不固定，有季节性。2010年有3个月比较高，10月份产量是最低的，工资保底1200元，6天制。去年和今年公司的产量相对稳定，员工平均工资差不多平均每个月3500元。组长工资比普遍比员工低。他们主要负责生产安排，有一定技术含量，固定月薪4000元，不包吃住。

我们是生产开关柜的，零器件都由ACC提供，我们只负责组装。公司的利润是很高的。像高铁那样的系统，一个开关柜组(0.6×1.2m)大概要50万。一个普通的开关柜，也能卖到三千至五千。给ACC代工很赚钱，我们老板就是这样发家的。

我是负责管仓库的，工作时间是6天8小时，相对比较轻松，加不加班自己定。我的工资是3000多(扣社保前)，不包吃住。每个月工资50-60%寄给家里。

我们仓管就两个人，上级就是厂长。厂长管我们几十号人。在这家工厂没什么上升空间，因为工厂小，没有很细的职业划分。我不想做底层，当初找工作在网上搜索的时候，没学历也没经验。我学过一些电脑知识，做仓管相对合适。

我们这里的底层员工都不要技能和学历。去年招一个大叔，年纪

比较大，记性不怎么好，同一个地方错了好多次，被组长说，就跟组长吵起来，最后被开除了。开除没有钱赔。如果损坏器件造成经济损失，要罚款100元+损失金额的10%。

目前这个工作还行。我了解的机械行业的生存环境，只要是代加工企业，没有自主研发的，都是在夹缝中生存的。两头价格（订单价格和采购价格）都压得很死，中间环节的利润就很低。如果有自己的产品和销售渠道，就好一些。

90后工人比较个性化，不像电视上评价的那样脑残。90后相比80后，

受学校教育的毒害比较少。我们上课的时候，80%在睡觉，剩下20%要么在下面说话，要么旷课。90后工人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有的人想做轻松的工作，拿高薪；但也有能吃苦的。

业余生活方面，去年3月开始玩《魔兽世界》，玩了将近一年，后来就没意思了。现在喜欢看网络小说，最近看的一本是《鬼吹灯》。我的网名是“火凤凰”！

将来想做自由职业！能干的时候继续干，干不下去就换一个行业。这就是90后的特点，没有相对长远的打算。



已干了17年。就此事召开的全厂大会上，代表资方的某副总要求工人去本厂的“子公司”上班，口头承诺“工资不变、福利不变、待遇不变”。不少员工对搬厂有疑问，当场跟副总发生争执。次日，多数工人停工，在厂门静坐讨说法。

停工当天，工人告诉记者“副老总开会的时候当众骂我们两百多员工脑子‘装大便’”，并表示“我们出来打工只是为了找口饭吃，并不是来被你侮辱的！”。厂方则辩解说副总讲话并无侮辱之意，还贴

今年四月，由于修建轨道交通，佛山某鞋厂面临搬迁。这家鞋厂现有员工两百多人，在当地经营了19年，订单稳定。不少员工工龄很长，有的

出《厂方通知》，要求员工“正常上班，否则按厂规处理，若对工厂拆迁方案有异疑的请派员工代表按正常渠道与厂方沟通。”

无论副总是否当众辱骂工人，这件事只是停工的导火索。很多工人不愿搬去新公司，想拿补偿走人，是停工的主要原因。老板搬厂在珠三角不算新鲜，工人因此吃亏也是司空见惯。有的时候，新厂劳动环境比老厂差很多。有的时候，新厂地点太远，老员工必须从头安排家庭生活，花钱又遭罪。此外，“自愿搬迁”等于认可工作地点的变更，意味着旧合同失效、工龄自动归零，老员工就失去了离职补偿的权利。进过厂的人，都知道“打工是没有前途的！”眼看老板发了，开了一家又一家分厂、“子公司”，而自己这么多年就挣个生活费，碰到一个离职有钱赔的机会，当然不能错过。

老板对拒绝搬迁的工人，一般采取“骗、吓、拖”三条计策。所谓骗，就是糊弄工人，比如私下说些“老板器重你，去了有发展前途”的鬼话。所谓吓，就是恐吓工人，尤其是找工作已经很困难的老员工：不跟着走等于自动离职，什么都拿不到云云。所谓拖，就是在工人开始反抗的时候，回避对补偿要求的回应，抓紧搬厂，让工人面对人去楼空、“不去上班等于旷工，等于自离”的既成事实。

虽然《劳动合同法》对“变更工作地点应予赔偿”有具体规定，但有关部门（劳动局、仲裁、法院）经常会找出各种理由，帮老板说话。面临搬厂的工人能否拿到补偿，还要看工人自己是否过硬。工人维权中，法律条文常常只起“打气筒”的作用，让工人有点底气，不至于诚惶诚恐，好像自己要点血汗钱倒成了无赖。有关部门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多半取决于工人的行动力度和反抗技巧。

索要补偿时，有的工人会堵马路，觉得这个办法容易引起媒体和政府的注意。虽然政府目前不会轻易把堵马路定性为刑事犯罪，但难免有工友会被拘留几天。有的工人去劳动部门集体上访，这不失为一个向政府施压，从而让老板妥协的办法。但官员也完全可能推脱、缩头、言而无信，很多工人上访就这样不了了之。有的工人会停工，佛山这家鞋厂的工人，就是这样做的。停工容易让老板着急，但是老板也没那么容易屈服！佛山鞋厂的停工中，资方就拿出“厂规”威吓工人。有的工人堵厂门、封锁仓库，阻止搬迁设备货物，这也是一个办法，但也要有与保安对峙甚至公安介入的心理准备。还有的工人多个办法并用：停工上访的同时，不让老板顺利搬厂。无论如何，老板和有关部门能否让工人拿到满意的补偿，多半取决于工人的行动力度和反抗技巧。



高中毕业在社会上打杂几年之后，我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奋斗立足点。后来在技校混了两年，感觉学不到什么真正的本事，也没前途，出技校后就通过中介去江苏镇江找了个磨床的工作。进了个大企业，是做钻头的，好像还是什么亚洲钻头王国。做精磨的比较轻松，做粗磨比较累，刚来的都做粗磨。几个月慢慢过去了，慢慢学会了粗磨，工作环境也熟悉了。由于粗磨待遇很低，于是想在车间再做个兼职。我不是那种怕苦怕累怕脏的人，随后向车间主任毛遂自荐想做车间的清洁工作。车间比较油腻，扫地要用锯末把地面的油全部吸一下，然后再统一扫一遍，每天也是非常的累。就这样两份工作坚持做了几个月后，感觉太累了，挣的与付出不太相称，就按厂规提前一月递上辞

职报告了。我不懂劳动法（按劳动法是结算清走人的），当时按厂里的规矩是次月后发上月工资。我自己走了，到第二个月发工资那天，听老同事都说工资发了，我的那最后半月工资700块不见到账，于是我到厂里去要。先找车间的主管。不管事。然后是分厂的主任，也不搭理，敷衍我。随后找分厂的会计，找公司的会计，人都找遍了，一个个都在推脱，就是不给算。我急了，狗急还跳墙呢，这么大个集团算这么点钱都故意拖欠不想给吗，有钱人都喜欢这么克扣吗？我火气一上来，打了110。电话里我这样说：××工具公司正门前面快出人命案子了，我要杀人了，我打了好几次都这样说！后来警察们开警车来了。我就说老板欠我工资不给，我是一分钱一分钱辛辛苦苦凭自己的一滴血一滴汗挣得，别管有多少，你也应该给我，你朱××（公司董事长）和国家领导握过手又怎么样，你欠我几百块是个事实。我当时声音很大，把周围的人都吸引过来了。保安还想挡我，我说我要工资天经地义，我正当防卫，你想做对老板忠心的事我不管，你管不了我要工资。当时警察就叫来了我车间的主任，问清了情况，确认确有此事，让我下个星期一来拿钱。为了要工资而打110，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勇敢地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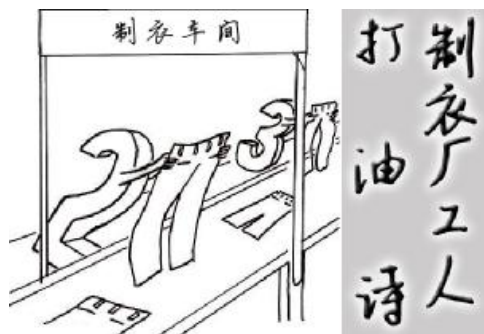
自己的工资和付出所得。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忍了，他们会越来越猖狂。资本家贪婪的欲望是个无底洞。我不会学别人那样忍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要据理力争。

后来不多久就去浙江工作，投奔了同学。有一段时间在一个厂出了点小工伤，中指被铁屑划了个很深的口子，当时是因为厂里安全事项不到位，也不是我的主要责任。出了事情，上不了班，当然要想不上班给的基本工资或者补贴之类的。人事部的那个经理的女部下说我们以前这样皮外伤的一般一天30元。我非跟她要四十元，我不依不饶。她口才再好还是压不过我，只好让我找人事主管谈。跟主管谈又怎么样，谈就谈，词都想好了。见到主管后，他说这是按老规矩来，以前这样的普通皮外伤都是这样子，又不算多严重。在老板的眼里我们工人好像机器似的，不严重？断条胳膊少条腿在你们心中才算严重吗？我们工人的血肉之躯不是爹娘养大啊，谁的生命和健康不值得尊重？我手指受伤，饭也做不了，天气这么热出汗也多，衣服要经常洗，衣服也洗不了，还要拿到洗衣店去洗。我天天在外面店里吃饭也贵，要30块呀。你给这么少够干什么？我就要40，多了10块你就说破你们的规矩，你们不同意，我就去劳动局问问他们国家标准是什么，我要个说法。主管当时

就哑口无言了，说：好好好。到伤口痊愈以后，按我说的标准给了。这是第二次跟老板打交道。这次又破了一回他们的老规矩。

去年到了深圳，快过年时候临时进个厂做了两个多月。按厂里的规矩，不做够三个月要扣押金300。这个时候我已经在别的地方学过劳动法，对劳动法比较了解了。里面的老员工说，以前好多人没拿回300就走掉的，我就不信这个邪。到辞工前几天快走的时候，我想去叫劳动站的人来管管。这话让主管听到了。他让我先跟老板谈谈，先文后武，先来软的再来硬的。之后我趁着没其他人在场时，找老板直接谈。我说我想要回押金。老板说哪个厂没有厂规啊。我说我学过劳动法的，你别蒙我，厂规你定得再严格，也得在遵守国法的基础上来定，要不我去劳动站问问你们的规矩合法不合法。老板说，你懂劳动法啊。我说之前在别的地方学过，国家没有给你们克扣押金的权利。老板说软话了，说你先顾生产，不要影响生产，一切都好说，到你走的时候一定退给你。就这样我又赢了老板第三次，说不上赢，只是拿回自己应得的。

经历了关于工资纠纷和工伤赔偿纠纷的种种事情，自己的思维也变得逐渐成熟。是我们工人的东西，我们要学会去主动、努力地争取！一切表面盛气凌人的老板都是纸老虎！



举头是灯光，低头是服装。
又苦又是累，还是不能睡。
衣服没做好，大家别想跑。
衣服没做光，心里直发慌。
心慌手就乱，手扎稀巴烂。
手指受了伤，再疼也得装。

※ ※ ※

日子过得累，何时才能睡。
抬头望望天，老板在身边。
低头望望地，老板发脾气。
一天做到头，赚钱还是愁。
一天做到晚，还要被人管。
天天都很累，不能打瞌睡。
时间快点过，来年好再做。

※ ※ ※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做服装工英勇无畏。
为了生活吃苦受累，
机台前后终日疲惫。

为了出货通宵陪睡，
哈欠连天不敢叫累。
日不能息夜不能寐，
屁大点事反复开会。

劳动法则统统作废，
身心憔悴不能流泪。
不敢奢望社会地位，
全靠傻傻自我陶醉。

逢年过节家人难会，
抛家舍业愧对长辈。
借此机会互相安慰，
喜怒哀乐共同体会！

说明：以上打油诗都是网上流传的。
末一首已有多行业工人、职工
改编的多种版本。



找心理医生
他告诉你
要学会心理调节

厂里发70%的工资
心理调节——
比发50%工资的强多了

鸡蛋由三块涨到四块
心理调节——
比十块钱一斤的贱多了

老少三代住一间房子
心理调节——
比原始部落的穴居好多了

被人宰了一回
心理调节——
吃亏是福

被人骗了一回
心理调节——
钱有臭味

被人偷了一回
心理调节——
破财免灾

被蚊子咬了一口
心理调节——
幸亏没有吸干我的血

被恶棍打折了腿
心理调节——
幸亏没有掀断我的头

被流氓强奸了
心理调节——
幸亏没有传给我艾滋病……

就这样
一路调节下去——
让我们都调节成阿Q

万岁——
心理医生
万岁——
功德无量的心理医生

国企工人顺口溜

宁愿相信世界有鬼，
也不相信领导那张破嘴。

让我们安心工作，
他们后台硬的不来干，
后台软的转一转，
我们没有后台的瞪眼看，
谁能安心？